

於燭臺之上，蠟油滴滴侵蝕著火光，漸弱而漸熄，桌案層層疊疊的卷宗影子也隨火光而搖曳於身著華服的男子臉上，窗格未闔，風透著寒沁進書閣，男子輕輕攏了攏衣衫，沒有稍停審閱文案的心思。

二更鑼鼓緩緩自寢殿迴盪傳來少時，男子難得的停筆離席踱步至窗櫺前吟道：『未上三更璧映湖，待行百階璞沉棚。曇花一夜落華盡，牡丹百日織錦空。秦冠身後半山骨，漢絹墓邊雙岸汀。或遺記樂禮器制，一世風流浮萍生。』

『嗤。』不意外地聽聞一聲輕笑，門扉啟而復闔，閣間多了道人影：

『皇兄召植入書閣乃是品詩賞月來著？難得皇兄有此雅興。』

『子建聽聞多少？為何見外如斯，子建？若丕有此雅興，子建肯相與陪否？』一連三句問題，曹丕仍觀夜未回首瞟一眼，不需要，因為不會有所謂的攻擊，言語除外。

『此意耐人尋味之極，子桓哥哥——』在名字稱謂加重音後頓了一下：『且植本無婉拒之權是不？再者，植之於子桓哥哥欲使植必聞彼靡靡之音稍有微詞。』

果然不成的，唉，傷害如斯巨大？曹丕不懂，為何他做得再多皆是枉然。

『子桓哥哥？若真欲一齊賞月也未嘗不可。』語畢，曹植已立於曹丕一旁，然而其中仍殘存一點距離，曹丕知其有意也不明言，僅是心

裡哀傷。

『子建，怪罪麼？今朝之事。』不打算對曹植上一句極諷刺之能事一言置評，曹丕轉移了話鋒，淡淡地淺瞥了曹植一眼。

『子桓哥哥好個先聲奪人，植可無興耗時一夜作詩。』曹植斂了眉，似不欲多談，從小就明白自身不適合做王者，怎又因王位陷自身於險地？恐怕父親死後遺留的不只是七十二疑塚，就這麼多疑猜忌到自家兄弟上？子桓也忒大義滅親了。儘管……那吟哦的詩句中，若是真心誠意……不、要有個一絲就夠了，思及今朝，曹植不禁肅容，子桓已不是昔時的皇兄。再心軟下去，遭殃的可不只自己，況且曹植可沒心思被子桓問斬。

『閣外涼夜白露生，自身照看些。』喜怒絲毫不形於色，曹丕只一句話，做為兄弟的曹植如何不知兄長是在遣退，其間更摻有不願決裂的兄弟之情。幽幽嘆一口氣，曹植回身欲出門，卻不知又為何止了步。遲疑片晌，曹植仍未舉步離去，難為曹丕按耐得住了。

『子桓哥哥能否借植紙墨一用？』

『這當時還欲消遣丕麼？』不迎不拒，儘管適才下了逐客令，此刻縱是毒言相向，本意卻盼望曹植多待一會，到底明月有情而手足卻……？壓下心中所想，曹丕背著那一輪明月轉而藉燭光一窺自家兄弟。躊躇之時，子建振筆疾書的那張紙已然半滿。四下更無人聲，只

聽得『唰、唰。』數聲，最後極輕極微的『喀』置筆聲，子建才吁了一口氣。

『子桓哥哥，植先行告辭，還請早些歇息。』臨走時不忘反將一軍，曹植終究還是在子桓有禮的遣退一句上了心，不自禁的回嘴，思及此，曹植加快了離去的步伐。其實……不只是想駁斥吧？書寫至半子桓忽然轉身投來的視線，曹植光是一念閃過便是一陣惡寒。

『不愧是子建。』曹丕抿嘴，望著子建倉惶逃離的閣外，手上挈著一紙筆墨未乾的字跡。禁不住，又俯首凝視與自己字體相比之下顯得娟秀的文句，閉眼喟然長嘆，卻又難以抹滅子建一揮而就的字句，彷彿深刻的烙印，即使閤眼，仍似躍然於眼前般。

『既而三更暈染醉，弗待一點嵐繚嶽。昔時五關釋華容，今日七步別偃月。遠志有意萍攔舫，當歸無覺雁泣夜。猶記劍鞘掩寒光，幾曾蒲編書碧血。』

『唉……』子建，聰明如你，怎又不知今朝欲除之而後快的心思？不過……猶記劍鞘掩寒光嗎？曹丕不明顯地勾了嘴角，撫平皺痕隨意用紙鎮壓了紙，門扉再度敞開。

『子桓。』低聲呢喃著，反覆咀嚼這兩字在自己心中的定義，皇兄嗎？曾經是，但如今呢？是只在乎權勢把兄弟視為敵手而想斬草除根的王，沒錯，僅是王如此而已……嗎？

『直呼其名？』曹植一個踉蹌，差點將自己絆倒，差點，因為有人比他快了一步攔腰橫抱起他。思緒糾結成一張蜘蛛網般難解，不明白為何耳後才聽得聲音之人總能反應如斯之快，不明白為何這人怎麼會於此處現身，不明白為何自己胡亂想著這些絲毫沒有掙脫的意思！這不尋常、十分不尋常，因此曹植開了口，盡量維持著音調不露一絲慌亂。

『皇兄不是時常聽聞麼？多少風花雪月使皇兄得以一世風流？』

『你明知故問。』果然看見了，那層疊的卷宗中，有一小疊全是適才為了傾訴心意不斷塗抹修改的紙。儘管曹植以此暗諷，曹丕卻是不以為意，他在意的是子建明明可以站直的，怎麼好似全身倚在自己身上？莫不是今日下來過於操勞了？自早朝以後子建可有歇息過？不自覺的手臂一緊，怪自己就只想著挽回，殊不知遺漏了子建也需歇息，竟命他於二更時至書閣來，實在是有欠思量！此時曹丕只顧著想，沒察覺曹植僵了一下。

是啊，明明知道子桓是吟誦給自己聽，明明知道子桓花費一夜心思斟酌，明明知道子桓只是……曹植瞪大了眼，忽然間又不明白了，曹丕驀地手臂一緊的剎那，曹植只感覺一顆心懸著，仰首望著子桓的容顏，所幸子桓不是面向他，一雙彷彿墨黑般的瞳是望著來時路，沒了平時隨侍在側的官臣兵將，子桓沒了顧忌，那股難以言喻的霸王之氣

不僅柔和了點，微彎的眉也難掩住英氣的臉龐。意識到自己在做些什麼，曹植一陣發暈。

感覺懷中的人兒有些動靜，一瞟眼只見自家兄弟平素清秀的容貌於月光照耀下只顯得更為蒼白，緊閉著雙目那長長的睫羽便更加增添一縷空靈，彷彿……彷彿易碎的瓷一樣。默默的把持住心思，曹丕選擇喚醒曹植：『子建。』

沒有回應，如同以往許多次石沉大海，曹丕不意外連起一波漣漪也不肯的子建，已經看慣。殊不知其實曹植是在天人交戰，想離開卻不得其門而入，還暈著，那聲叫喚曹植不是沒聽聞，就是想回應也心有餘而力不足。可是不能再沉溺下去了，會沉淪的！

所以曹丕愕然了。『子建？』

『……』推開了曹丕，竭力逼迫自己別立足不穩而重蹈覆轍，曹植默然俯首，待到與曹丕正視時，已沒了情緒。『多謝皇兄相扶，植告退。』

『子建留步。』

『皇兄既明腳下留步，又何以不曉手下留情、刀下留人？』步伐不稍停，曹植的冷言卻無凍到曹丕，反而向前了幾步。

『小心著涼。』

『皇兄……』曹植眯起細眼瞅著子桓，從子桓外衣傳來的溫暖訴說

這不是錯覺，子桓真的將外衣除下給自己披上。『難得此璞玉乃溫物。』

爾後頭也不回的走了。

還是被嘲諷了，看來子建對自己的成見怨恨只怕是有增無減，不過子建沒有拒絕他的好意，是否能視為依舊有一絲希望？曹丕揚起了一抹幾不可見的笑。

踱回寢殿路上，心跳不稍緩，曹植知曉情緒凌駕理智是不行的，卻毫無辦法，直到進房褪下衣裳時，才驚覺些許涼意。呆了半晌，曹植目光複雜的提著曹丕的衣服坐於床旁，就著光，曹丕的衣裳比起自己而言甚長了些，由衣襠下方尤可窺見因拖曳於地而沾染上的泥土，曹植斂下目光，一個揚手取下不知藏於何處的長劍，淡然地使起輕而緩、柔而凝的勁劃了衣襠一圈，比劃了下，又調整高度重複相同動作，衣裳總算合身便想收劍時，曹植忽地憶起自己失控時的情景，神色一凜。

『這是子桓哥哥你輕薄的第一次，亦為最後一次！』倒持劍柄，想一劍貫胸的曹植卻又揣度起此是子桓多年後好不容易才又贈予之物，遲疑間手來不及收勢，略微一偏劃破了左手臂的衣袖，狠狠撕裂出一條刀口。本意不該如此！曹植懊惱的收劍，衣裳信手拋入櫃後便倒於床上。曹植心亂如麻。『終究……下不了手、狠不了心，怎麼子桓哥哥就不明白植實無稱王之圖？』一夜無夢。

深宮。雨不點芭蕉，夢不歸三更，愁緒綿綿無絕，素手所持針線亦密密穿縫迴挑，有條有理、不紊不亂，俄頃，卻是線斷才罷手，朱唇輕啟。『子桓。』

悄無聲息，萬籟俱寂，微感月光稍掩，不，是曹丕將月光攔於身後。輕輕置放了針線，欲縮手時曹丕卻已執起，而無一些震顫，可見其並不意外。

『天色已晚，怎不就寢？』曹丕緩緩拂過令他魂牽夢縈皎如白玉的手臂，爾後握住那雙小巧的手，指尖依舊留有持針的凹痕。『持得甚緊，可有凡事繞心頭？』曹丕如何不知，這句問話只是想聽得真心真意的答覆，儘管從來皆無如願以償過。

『叡戲耍時失了巾帕……』眼望子桓舉手示意別再言語，便使靜謐圈圍兩人，子桓心知肚明，她知悉，可她所言卻也屬實，妄言乃欺君大罪，更遑論此人既為她主君，亦為夫君。

不願親手揭穿藏於禮之下的真實，曹丕是得了她的人，失了她的心，或言得不到更佳，自始便無得過，何來失一說？曹丕傾身環住了懷中人兒，嗅著淡香，淺笑。

『子桓，不必這般。』曹丕僅是笑著不發一語，鬆了手，那人隨即整裝起身。『叡不知……』

『何必多言，早些回返便是。』截斷話頭，曹丕等了一會，復又歸

於寂靜，曹丕則彎下眉，頗為無奈。他，已然是王，夫復何求？不過欲得美人回眸一笑，卻需迂迴拐彎抹角一番，最終徒然一場空。其實也不算是一場空，溫香軟玉在懷，亦足矣，當初有所求於父親之言，言猶在耳，而為此，付出多少代價，怎敢或忘？而代價究竟為何、值得與否，『呵。』輕笑出聲，難掩嘴角牽引出一絲苦澀，曹丕決意往浴池去沉澱身心。

『叡兒。』低低輕喚，瞧見愛子酣睡正香甜的臉龐，原來雜亂無章的思緒通通化為無限慈愛。總是在孩兒身旁才得以竊取一些慰藉、放下一些緊繃，實在不是一位堅強的為人母者。為愛子鋪攏棉被，凝視好一會才悄悄退出閣外。即使於廊道內，寒風徹骨卻是真切體認的，朔冬將近，早晚得再替孩兒添一件衣衫。驀地止步，向子桓之所言竟無覺察到異樣！為何言不必這般，因其鼻中所聞之香，原不該屬子桓之所有，而今夜子桓懷抱她之時異常熾熱是少了件外衣，子桓到底所謀何事？罷，亡城之妻何苦探究累及旁人，儘管十五年前那少年，已至今朝，未嘗隨四季遞嬗而漸消逝，反益發輕朗俊秀，而委身時少年竟似失了魂，卻更冰清為魄，衣帶日寬的削瘦身形襯出一種卓然兩樣情貌，似孤傲不並百花叢之冬梅、如擢流玉立千冠蓋之夏荷，不與人近，卻亦無人適近於之，儘管自放於瓊漿玉液之中，其心愈鬱懣難當，其文愈似蒼松勁奇、愈如涓流遠長，孰哀孰幸？

氤氳朦朧間，且不見人影，少頃池冒數泡，原來潛於池。曹丕側倚邊上，青絲垂肩，溫熱的水滴順勢流下，寒侵體膚，曹丕渾自不覺，一如其心不覺冷暖，心緒不覺繞至早朝之時，也許他必須一輩子背負此債，畢竟生於亂世、身為曹氏，那債恐怕是千秋萬古也償還無絕期。

誰教我倆是兄弟。『你我二人，既是兄弟，便以兄弟二字為題，限七步成詩，須犯不著兄弟二字。詩若不成，教你欺君罔上，徒具虛名，斬首示眾。』字句鏗鏘，絲毫不留轉圜餘地。然而曹丕觸目所及卻是曹植從容微揖，耳聞一句『是。』雲淡風輕的踱起步來。

一步、兩步，步步輕盈若舞，衣襟曳地婆娑聲響處再無一點婉轉鶯鳴。沉吟未絕，低首斂睫，任誰也不敢驚動一下。一襲白緞輕移，負了一殿的目光不稍顯沉重。

三步，步若風拂柳絮，長袖飄飄，一雙剪水秋瞳因仰首而映於眾人眼簾，翩若驚鴻，踏雪經年，可曾尋得一枝白梅獨秀？詩已潤成，只欠述說。

四步，步若蓮花出塵，文字化成言語，亦無瑕不染淤泥。『煮豆燃豆其。』

五步，步若蜻蜓點水，衣袂翻飛，字語卻是刻骨銘心。『豆在釜中泣。』

六步，步若昭君出塞，一曲琵琶斷人心腸，再難收回成命，多少落

雁、多少絕情？『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譜出一章迷惑，惑亂戰國世，迷離撲朔情。

七步，步若淵停嶽峙，顧盼生姿。一盤棋局，白子大獲全勝，風華絕代。

誰能捨得一枝白梅濺上一身豔赭？何德何能才將一殿低靡解吟一首千古絕唱？

拾起玄色衣裳，曹丕黯然，月華獨照，星采失色。

只恨我倆是兄弟。

若無相同血緣，是否一切皆異？可偏偏造化弄人。命，不捉弄人才叫一個矯揉造作。

既得美人，卻失才子。

美人一顰兮傾國城，才子疏醉兮鑄文采。佳偶天成，無奈皆淪為其囊中物。

文采雖鑄，國城未傾，太平盛世仍茫然無期，心亦難安，寢不成眠，怎生愁？了得心底情，獨受箇中苦。

人云借花獻佛，曹丕他借香獻姝，怎得一個相敬如賓。

改朝換代不稀奇，可商后姐己、幽妃褒姒卻以紅顏禍水聞名於世。以警世。

究是一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曾識暗香疏影淺，今籠春夜鳳蕭聲。

欲成大業，絳羅終為礙，紅裙或能奏凱歌，且教國主為昏君。貂蟬一事亦有所知。

天未明，心已澄淨，水境無漪，畫楫隱痕，所謂睥睨天下之傲然，怕是只有月下此人才可駕馭，比之其父，曹丕更雄圖大略。但乏引信，怎燎原野？為何而圖……

天下之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然，家族耶？

蝶繞園，盈滿一袖花香，曹植執意起了個早，欲留一路幽芳。此去，可有回返之日？將遠行辭別，別是一番傷懷。柳畔之亭，蓋有諷焉？曹植淺笑，亭中喫酒，柳下作別，亦具韻致，只非風流成韻，而是淒美為致。

淺酌一盞，不知其味，莫非酒入愁腸，都作水流了？復嚐，不勝唏噓。子桓這麼厭惡植飲酒麼？自斟的小宴亦不行，非得以花茶代酒不可？是說，此花是甚？

嫣紅似血，洛神為妃，令我忘餐，洛神為花，令我思君。